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八)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八)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公羊義疏三十六

僖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疏〕

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

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十里古介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傳介國也

##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疏〕

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禮記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

## 何以

## 不言朝〔注〕据諸侯來曰朝〔疏〕

注据諸至曰朝○隱十一年傳文

## 不能乎朝也〔注〕

## 不能升降揖讓也

## 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疏〕

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

制夷狄禮何○注進稱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鄭鞅來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

公至自圍許〔疏〕

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公者是。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文公圍許不能

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

霸功之廢於是〔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翻冲天白色

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襄宏城成周乃繞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敬王遷成周卽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爲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義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爲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爲王子虎晉人宋人之屬爲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說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通義云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率

涉左氏爲說。○注月者至於是。○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 秋大雨雹〔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燥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

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溢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璣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任亞子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 冬介葛盧來〔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疏〕

前注

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圍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圍許不在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上年因會而圍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稱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子命還國於道路

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注時已至別也

○通義云衛侯  
在道使人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顯治廡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實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為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譏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

歸。故難之。○注據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惡。則元咺

之惡明矣。〔疏〕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驪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為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元咺

惡。曷為歸惡乎元咺。〔注〕據師還。〔疏〕注據師還。○莊八年文。彼傳云。還者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為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

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彼義違。故據以難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己入。〔注〕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己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

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即此見咺罪。君入則己出。〔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

是也。〔疏〕注衛侯至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以為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為天子所還。言復歸。從出入無

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為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

也。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無惡言歸。不從出犯伯討。為出有惡。今為天子所還。為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慎言云。此為慰君

者敵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也。元暉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字。此衍。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為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  
稱人者非伯討。據左傳。為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  
注稱人至退之。○決上二十九年來稱名。為進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據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

去蕭絕遠。蕞爾微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與葵丘會同義。〔疏〕  
注與葵丘會同義。○見上九年。彼注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與天子

參聽萬機。而下為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為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葵丘會傳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譏。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  
白虎通爵篇。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



也。故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

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當有本。〔疏〕

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連大夫之始。是以謹

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嫌也。何氏謂不得爲政。爲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注時見至聘。晉○釋文。播屠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播邪。防非師。古曰矯。正也。播與矯同。其字从手。是播矯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精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奉使篇亦云。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僂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季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廣之於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遂卒。弒子赤。季孫宿遂卒。逐昭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而爲之辭。夫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所駁。

###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

左傳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注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秋分曹地東傳于濟濟水自

是東北流出鉅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篇又東逕桃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傳於濟而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濟在鉅野壽良須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府壽張縣須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即古曹國與魯之東鄆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樅左傳補注云水經注荷水東逕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荷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荷濟二水之間今分曹田傳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

注以不至叛邑○舊疏云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云不聽

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不月知非內邑故問之

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据取叢言邾

### 婁田也〔疏〕

注据取叢至田也○見下三十三年按彼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行

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

### 重恥差深〔疏〕

注同姓至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

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

之曹何〔注〕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曹下日。若甲戌取須胸。〔疏〕

注据伐至須胸。○文七年公伐邾婁三月甲戌。

取須胸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宜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闕。監毛本同。鄂本下誤不。

晉侯執曹伯。班其

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

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

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取田義亦同。按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與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相與食。注班。布也。書藝典。班瑞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徧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注〕据晉還之得爲伯。〔疏〕

注据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畀宋人之文。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諱矣。

久也。

〔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疏〕

注魯本至

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闕。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起也。解詁

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鞍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為為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按此為晉侯所班彼為乘勝脅齊求賂恥甚故雖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即此經及襄十一年是也

三卜禮也四卜非

禮也〔疏〕

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注〕据俱卜也求吉之

道三〔注〕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疏〕

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為

成也上句中句下句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

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一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嚴膏育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魯四卜郊，春秋禘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在子月，亦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啓蟄而郊也。周郊不卜，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卜也。故春秋禘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卜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蓋卽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禘嘗不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禘爲大，傳文求吉之道，三與上傳三卜禮也之三卜，各自爲義，不相涉也。

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据之〔疏〕

御覽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膏

育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爲誤蓋從古周禮說也繁露郊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示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禘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据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祭改名酌矣○注禘比禘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魂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爲正魂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禘祭視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按何氏說公羊則以禘大禘小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明比各祭爲大故禮疏引孫奕等注皆以禘爲五年大祭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嚳謂圜丘大祭也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義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禘爲大矣文二年傳以大事爲禘者以禘亦大祭非必專以禘爲祭之大也舊疏云禘之與禘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禘則否故以禘爲大○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性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禘酌祠烝嘗同爲四時常祭而嘗大於酌祠烝以秋時百物告成故其

祭較三時  
爲特盛也。

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卜郊〔疏〕

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禮天神享人鬼祭地祇率執事而卜古春秋左氏說郊

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願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尙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以接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不得以郊非禮禘得禮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卜郊何以非

禮〔注〕据上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

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

尊〔疏〕

注以魯至卜爾○以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御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

祀宗廟簋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事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議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此爲異耳。公羊之說。精於左氏。繁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又云。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注昔武至之德。○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吳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闕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攝天子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卽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有雷風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卽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僞孔傳同。詩鴟鴞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明卽位時卽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肅亦必有所受。或卽班固賈逵說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論衡感類篇。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後漢孝靈紀。張奐上疏曰。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尙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賜魯郊。均在啓金縢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魯世家亦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尙書家亦同此說也。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請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醴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醴粢。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曰醴。殷曰粢。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嘗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用

止正二三月也。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注謂之至意也。○禮記郊特性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疊韻爲訓。穀梁傳注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爲說。繁露郊祀云。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注不言至斥尊。○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舊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己卯烝之屬。又不斥尊者。以是時祭于太廟。小於禘故也。按時祭偏及羣廟。故不可斥也。其禘于莊宮之屬。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爲也。

魯郊何以非禮。〔注〕据成公乃不郊。惡之。〔疏〕

注据成至惡之。○成十年夏。天子祭天。〔注〕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

位也。橐席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瑑。大羹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疏〕

注郊者至

於郊。○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禮論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通義云。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經多天地社稷並稱。諸侯不得祭天。故天子以郊祭爲至重。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鄂本於作居。此本疏標起訖同。當据正。禮記郊特性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曰。太陽之精也。通典注引匡衡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

藁席至事之。○校勸記云何校本藁作真从禾是也。又出大珪不琢云。鄂本同閩監毛本。琢作琢非。疏同釋文亦作琢。又出推實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推誤惟舊疏云。皆出禮記郊特牲文。按彼記云。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之尙。明之也。太羹不和。貴其實也。大圭不琢。美其實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實而已矣。又曰。婦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製之甚也。如是而後宜。注。尙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藁席者。禮記禮器云。而藁。之設。注。穗去實曰。藁。禹貢。三百里。納。藁。服。藁。除。穗。粒。取。稗。爲。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旅人爲簋。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琢。注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不和者。禮器疏云。太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續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燎埽地。祭性。藁。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

### 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諸侯所祭。莫

### 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風俗通祀典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焜。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麗乎天。麗乎土。詩。溥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句龍。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昔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說。諒矣。足以破許

說之謬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配之人鬼可以任其推遷而五土之神終不可易孟子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欲道魯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至先祖○禮記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白虎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戶子先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霤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也

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

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

注方望至六所○方

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隍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即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即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

無所不通〔注〕盡八極之內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疏〕

注盡八至郊也○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

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御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酌，酌則不嘗，嘗則不絜，絜則不祠，皆闕其一也。此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大山，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嶽瀆舉其大也。諸侯山

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謂此屬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古者先王制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詔也。不過其望，卽不出封內也。通義云：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

曷

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

成七年春王正月，饜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饜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免牲禮也。〔注〕魯卜

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疏〕

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卜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黼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黼衣接神之道元齋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醫者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纒以朱絲尸祝衿袂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致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

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

內自省責而已〔疏〕

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按彼傳未牲曰牛即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

之牛死改卜牛宣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曰牛則定十五年之饑鼠食郊牛角哀元年之饑鼠食郊牛角宣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饑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未成牲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閩本同監本剗改有作致毛本從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為織織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充人充人繫養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曰牲注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致有傷而免之失故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譏言免牛者譏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已○校勘記出非大牲

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文兩言天性，穀梁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天之所棄，仍元衣纁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奮責而已。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騃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是則奮責之義也。

### 二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

## 泰山河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

旁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嘗魯之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跨兗徐，尙書費誓嘗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嘗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按。此下云：河海潤乎千里，以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通稱，白虎通封禪云：望，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堯典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徧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彼對文，故望與徧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魯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也。

## 曷爲祭泰山河海〔注〕 据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

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

山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

注此皆至及之○說苑辨物篇五嶽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基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  
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於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  
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  
是卽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豐部豔爵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豔東作豔正字秩假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  
制與禮說文穀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犢角繭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舊疏所謂王制及禮說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故與宗廟  
同六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所謂視卿大夫也按詩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  
稷角握禮郊特牲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  
角尺皆爲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牲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  
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饗禮七獻豆  
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饗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彘鬯鄭



注禮器五獻祭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獻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禘大夫。則獻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獻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似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讀書陸錄云。詩有球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賓客或卽社稷之譌。蓋祭字貫下三句也。賓客不得言祭矣。禮器。牲不及肥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按以牛角次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獻。又周禮司服。緇冕三章。祭社稷五祀。義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義或然也。○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積薪燒之。禮觀禮曰。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正義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示部。柴。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作柴。又火部。燬。祭天也。柴與柴同。此聲。故燒柴祭曰崇。白虎通封禪篇。燎祭天。報之義也。書典。至于岱宗。柴。柴。卽衰。故禮記注引鉤命決。禮記疏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薪之燎之。箋云。白楸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輿師兩師。注。禋之。晉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芄芄棫樸。薪之燎之。按大宗伯所記。總釋祀天神之禮。爾雅徒釋祭名。祭法專指祭天。每歲常禮。觀禮據鄭注。引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蓋皆燔柴也。○注地瘞。釋天曰。祭地曰瘞。注。既祭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云。瘞者。髻也。既祭。髻藏地中也。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疏。謂瘞。繒埋性。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也。周禮司巫云。凡祭祀守瘞。注。瘞。謂若祭地示有韞性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爾雅釋言云。瘞。幽也。鄭注。

禮運云。埋牲曰瘞。埋於地尙幽。故謂之瘞也。又周禮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醴。鄭司農云。大祀。天地。蓋祭天則燎柴加牲玉。祭地則埋牲玉焉。覲禮云。祭地瘞。鄭注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則與爾雅祭法文同。而義微別。周禮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注。陰祀自血起。故書醯爲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醯牲胸也。醯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明地元之屬。皆取義於幽陰也。埋牲蓋先磔而後埋與。○注日月星辰布。○釋天云。祭星曰布。郭云。布散祭於地。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埤雅引釋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舊疏引孫炎又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按祭法云。幽祭。祭星也。注宗當爲礮。幽礮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礮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城也。夜明。月壇也。日月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縣。○釋天曰。祭山曰瘞。縣。注。或瘞或縣。置之千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舊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瘞置凡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瘞。縣。又引孫炎云。瘞。縣。埋於山足曰瘞。埋於山上曰縣。是也。覲禮云。祭山丘陵升。賈疏。升。卽瘞縣也。大宗伯於祭山林山澤曰狸。沈。注。祭山陵曰埋。然則覲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狸。卽瘞。各舉其一也。○注水沈。○釋天云。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覲禮云。祭川沈。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澤曰沈。書大傳云。沈四注。鄭注。沈。祭名。襄十八年左傳。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左傳。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滿於河。定三年左傳。執玉而沈。皆謂沈玉以祭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候禱。飾其牲玉。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祭川牲玉並用矣。蓋牲玉投水則沈。故祭名沈。爾雅名浮。沈者。對祭山曰瘞。縣。成文物必先浮而後沈。有或浮或沈之象故也。胡氏培。羣。瘞。縣。浮。沈。解云。承詢爾雅。瘞。縣。浮。沈。之義。謂瘞。縣。不當訓爲埋。瘞。當與禮經。閭。瘞。同義。按尊見甚確。玉篤云。度。閭也。瘞。同度。引祭山曰瘞。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疑。爾雅。文難。不可據以難禮。周禮賈疏。瘞。縣。爲異代法。皆非。爾雅。祭地曰瘞。狸。祭山曰瘞。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狸沈祭山。陵。川。澤。按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瘞。縣。

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玉。以璧廢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廢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注肆陳之也。陳性玉而後葬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廢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廢縣而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廢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沈。或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名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沈辜候禋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丘陵。不云廢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且兼明就祭之義。在實名異義同。周禮止云：祭山林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之埋。此三經詳略異同之義。謂爾雅廢縣爲卽周禮之所謂埋。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按胡氏謂先陳後埋。其說精確。不然。則與祭地之瘞埋何異。不燒而埋者。爲地祇故也。以別乎天神。○注風磔。○釋天云：祭風曰磔。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躐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旣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辜謂磔牲以祭也。引月令：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舉漢法。以況醢辜爲磔之義也。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按於文皿蟲爲蠱。蟲生於風。秦制是祭風之制也。後鄭大宗伯注云：醢。醢牲胸也。醢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蓋當時醢磔牲體。皆從胸臚解析之。月令於季春云：磔攘。又十二月大雉時亦磔攘。蓋磔牲以禳去惡氣。猶磔狗以止風也。○注雨升。○舊疏云：無文。何氏更有所見。公羊問答云：問雨升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按周禮大宗伯：以燔燎祀。飄師。兩師。蓋燔燎而煙氣上達。故謂之升。與禋祀實柴。互文見義焉。○注燎者至燒之。○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三禮義宗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又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九器。訖則藏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禮神之玉卽大宗伯之蒼璧以事天。黃琮以禮地。又典瑞之四圭有邸。

以事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其燔柴之玉則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其實肆師所共不獨升煙燼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之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焉。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實柴燔燎大同凡祀天神皆積柴燔之上加牲體。其玉帛或有或無也。其祭圜丘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舊疏云卽少牢之肩膊臑膊胙正脊脰脊橫脊短脊正脅代脅之屬也。按何注書七體者指豚解書謂殊左右肱股而爲四又兩脅一脊而爲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謂之全胥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脛骨三者肩膊臑也。左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脛骨三者膊胙股也共十二體有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合爲十五又左右兩脅骨各三正脅代脅短脅也合爲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脅少牢十一體去穀也。又按類聚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以煑卽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涖涖也。王出于岸上燎魚以祭變禮也。蓋祭天禮用特性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武王以魚爲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是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

而不合〔疏〕

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澍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側手至不合○通義云謹案膚與堂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

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尙書大傳扶寸而合鄭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由是觀之則膚扶聲之轉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簫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

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即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郭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微，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輒謂之寸口。从又，一徐鍇曰：一者，記手腕下一寸。此指事也。凡寸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

### 不崇朝而徧雨乎

天下者唯泰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

後漢書肅宗紀：禱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莫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

其露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巖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直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尙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即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與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與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與雲祁祁。西岳華山碑：觸石與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至朝也。○詩大雅鳧翯云：福祿來崇，傳崇重也。公羊問答云：靡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朝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汜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作大。

河海潤于千里〔注〕亦能通氣致雨，潤

澤及于千里。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

大者〔疏〕

淮南子汜論訓：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說苑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百川于海，能興雲雨千里，為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為恩多，是其義也。○注亦

能至千里。○亦者，亦上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譏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魯本不宜郊，徒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三而已。則河雖不在竟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

祭焉。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已止。〔疏〕

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為言，文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為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

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即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愆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為通。猶通達之通，轉為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法君問道篇云：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猷，已也。猷，猶二字通。猶，兼可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兼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為訓也。左氏此經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禱。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

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

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上不從爾。所以見事

鬼神當加精誠。〔疏〕

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繁露郊祀云。故春秋譏郊未嘗譏君德。不

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邈伯禽之法。養四種之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不書者。桓莊失德尤甚。鬼神所不饗。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爲復古。詩魯頌閔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繼芥之惡必貶。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明春秋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誠。○校勘記出而不上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龜從筮從皆言從。與逆對。知從爲吉。逆爲凶。變吉言從。卽書汝則從之義。孔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引凱曰。其猶易稱闕其戶。闔其無人。詩曰。巷無居人。譏僖公不共。致天變。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故不郊以敬天變。

###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

杜云。自爲其子成昏。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兄弟辭也義具上二十五年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書者

無出道也〔疏〕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為舅姑皆以婦為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頃熊在也○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

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變禮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論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 狄圍衛

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衆彊遷徙畏人故惡之也

〔疏〕杜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釋例帝丘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濮陽是也大事表云今為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志淇縣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

為瀆又東北五十五里為楚丘又東北一百三十里至開州自始封朝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大名府開州西

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又續漢郡國志注引臧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遷徙畏人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

勞也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月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 公羊義疏三十七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

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別之。〔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為三月之十六日。經繫之四月時。蓋閏四月也。左傳穀梁接作捷。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

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緇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即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為尊者諱。

衛人侵狄〔疏〕杜云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

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狄盟者卑〔疏〕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濮函營地也。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劉炫述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

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為衛與狄盟為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

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十一月之十日穀梁注云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貌通之曰按詩序

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驪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褒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多少此蓋脩春秋之本旨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

舉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

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

穀梁傳滑國也按滑伯見於莊十六年同盟于黜大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城爲滑國地爲秦所滅尋屬晉成

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卽此按左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又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疏〕

包氏儻言云四月無辛巳五月之十五日前年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然如此則前年四月後

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矣于歷法多所抵牾據殺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殲用兵危不得葬貶詐戰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二月四月爲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云瓜州今燉煌郡卽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六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卽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掄之卽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爲允姓錢氏大昕潛研堂荅問云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殺之役見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贖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亦云惠公錫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

來入我郊甸。伊川乃圻內地。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謂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未啓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為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意度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安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錢說極為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穀。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穀在宏農澠池縣。西亦曰二嶠。大事表云。二嶠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十里。漢澠池之西界。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釋文。穀。本又作着。左傳釋文。本又作嶠。後漢書龐參傳。孟明敗晉師于嶠。按今澠池縣有土壕鎮。卽土穀也。

**其謂之秦何〔注〕** 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 注據敗至稱人。○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師也。莊二十

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爲師也。是未得師稱人也。 **夷狄之也〔疏〕**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穀之戰始也。說苑君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

**曷爲夷狄之〔注〕** 據俱見敗。〔疏〕 注據俱見敗。○謂敗者稱師。稱人與此俱見敗也。 **秦伯將襲鄭〔注〕** 輕行疾至。

**不戒以入。曰襲〔疏〕** 注輕行至曰襲。○史記秦本紀曰。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上三十二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

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衛救馬繮勒晝伏夜行爲襲也按曷爲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語秦伯彼作秦國入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百

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途變必生道遠

多險阻遭變不亡〔疏〕

左傳曰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

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可不穀梁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按左傳諫穆公勞師襲遠爲蹇叔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記皆云蹇叔百里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譜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及詢茲黃髮其卽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注行疾至必亡○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虢假道于虞晉文伐曹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於殺之巖巖是多險阻也

秦伯怒曰

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疏〕

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秦

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晉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冢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殷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大略云望其墳舉如也注舉當爲宰宰冢也小爾雅廣名云宰冢也哀三年左傳命宰人出禮書注宰人冢人之屬方言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塚冢也塚采宰音義並通梁氏玉繩警記云冢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冢宰字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文嘉云天

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注引鄭注云。兩手盪之曰拱。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左傳。爾墓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注。拱。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兩手。卽以手對抱也。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持爲拱。說文手部。拱。斂手也。義皆合。

爾曷知〔疏〕

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蹢躅。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

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

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注。申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爲百里子。與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偃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爲哭其子。上文蹇叔哭之曰。孟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叔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爲將帥。不得云與。按將帥稱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

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

殺之。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

驅馳。常若辟風雨。襲鄭所當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嶽。本或作厥。同。盧文弨曰。說文作欽。峯。高誘注。淮南墜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峯。峯。無欽。峯。義與傳亦不同。按釋文。

嶽。苦衛反。鄒誕生。稽。陸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章昭。漢書音義。去瞻反。又本或作厥。同。巖。五衛反。章音。嚴。閻。監。毛本作厥。盧云。從注疏。本作厥。說文止有廛字。十行本釋文。巖作峯。穀梁傳作巖。嶽。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嶽。本又作峯。音吟。一音欽。按說文。



大夫推子下車。因卽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強爲立異耳。  
○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爲證。非謂當時必有牀載尸也。

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

於師中。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疏〕

注揖其至如蹲。○周禮大祝九曰肅拜。先鄭注云。介者不拜。故云爲事敬肅。使者此引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事。禮記少儀去介者不拜。注軍中之拜肅拜。

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爲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爲其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肅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手自上而極下也。豈以左傳云。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者。公羊揖師而行。周勃傳。天子至申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郤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至地。最爲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士揖。時揖。天揖。謂推手小下之爲土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推手平之爲時揖也。引手。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注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爲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讓也。賓厭衆賓。此用引手也。謙若不敢前也。說文又云。一曰手箠胸曰揖。手箠胸卽鄭所謂引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擗。則又以厭作擗。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擗。此擗字正揖之誤。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箠胸。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家語。師襄避席葉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客若長揖。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揖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肅。揖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爲輯。尙書堯典。輯五瑞。五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傳。大衆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揖。兒寬傳。統揖羣元。注。輯。揖。與集。三字並同。蓋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冑之士不拜。故二子之子見父亦不拜也。介冑不



拜二語見曲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奠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拜。孔叢子問軍禮云。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經義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奠。釋文。奠本作躡。與何邵公合。奠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奠拜。費解。據公羊注。則奠拜之拜。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奠則失容節。奠猶詐也。釋文。奠拜。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祖稼反。又子猥反。虛本作躡。正義曰。奠。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奠詐也。言簪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奠字不知所从。玉篇。夂部作夂。云亦作奠。引禮記無奠拜。廣韻三十九過云。夂。經典作夂。致夂。夂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夂字於夂部。以爲从夂坐聲。與篇韻合。又盧侍中本作躡。說文足部。躡。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躡拜者。以甲胄在身。不能折腰。故欲拜如夷踞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夂蓋躡之俗。說文。夂。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躡也。此字从坐。从夂。當爲會意字。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故云猶詐也。廣韻二十三魂云。躡坐也。蓋以夂釋躡。躡夂一聲之轉。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

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哭之。〔疏〕

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又曰。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穀梁傳。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感精符云。西秦東窺。謀襲鄭伯。晉戎同心。述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注言恐至哭之。○穀梁傳述二子又曰。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注。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秦本紀。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通義云。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已得見子。老恐不。弦高者。鄭商也。〔注〕鄭商賈人。〔疏〕左傳。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注。商行買也。周禮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

對文異散則通。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亦稱賈。何云鄭商賈人。通言之也。高士傳。弦高傳云。鄭繆公以存國之功。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徒東夷。終身不反。按又有奚施。見呂覽。先識篇。淮南人間訓。奚施又作蹇施。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稱曰矯。犒。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

意。矯君命勞之。〔疏〕注詐稱曰矯。○國語周語曰。其刑詐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先識云。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漢書高后紀注。矯詐也。武帝紀。播度吏章昭曰。凡稱詐為矯。○注犒勞也。○廣雅

釋詁。犒。勞也。國語魯語曰。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注。犒。勞也。故呂覽云。矯鄭伯命以勞之。即犒之。○注見其至勞之。○校勘記。出虜掠。云鄂本掠作略。按釋文作虜掠。左傳說弦高事云。以乘章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秦本紀云。至滑。鄭販賣買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是其恐見虜掠。矯命勞師事也。高士傳亦云。弦高者。鄭人也。秦穆公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乃矯鄭伯之命。以一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按。反滑當作及滑。蹇他即淮南子之蹇施也。左傳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可知。

或曰。往矣。或曰。反

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實使弦高犒之。或以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

出。當遂往之。〔疏〕左傳。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本紀。秦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是皆或曰反矣。事也。口衆不一。或曰往矣。亦所時有其軍心不固。已可概見。所以敗

也。經義述聞云：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知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注或曰：至往之。○校勘記出，或曰：緒出當遂往之。云：鄂本同。蓋誤。閩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注〕然。然。字。剗。改。當。本。作。既。也。

上議。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蹄也。皆喻盡。〔疏〕

說苑敬慎篇。先軫與兵。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穀梁傳。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

輪無反者。○注。然。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往。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住。當。據。正。經。傳。釋。詞。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喪。服。傳。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三。年。間。然。而。從。之。則。是。鳥。獸。之。不。若。也。此。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宣。六。年。傳。然。而。宮。衆。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然。上。議。亦。卽。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精。極。○注。隻。蹄。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蹄。居。宜。切。一。本。作。易。蹄。穀。梁。傳。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師。古。曰。騎。隻。也。言。盡。虜。獲。之。騎。音。居。宜。反。經。義。雜。記。云。按。作。倚。作。倚。作。蹄。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匹。馬。騎。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蹄。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則。文。義。已。明。反。訓。爲。蹄。義。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董。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爲。蹄。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是。也。與。隻。聲。相。近。故。借。易。爲。隻。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蹄。也。蹄。與。隻。同。義。易。蹄。也。者。正。以。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卽。此。可。見。古。本。之。作。易。也。大。抵。假。

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為誤字又謂傳文當作騎輸注當作騎隻也非是公羊問荅云注隻騎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間謂之騎漢書五行志作騎師古曰騎隻也騎倚騎皆奇之通借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輸一隻之輸皆同公羊說按董仲舒所見本即釋文之一本何訓為騎者說文足部騎一足也段注云管子昔堯之時一騎駢一騎歷而當死謂是一足荆一足屢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騎方言倚騎奇也自關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間謂之騎雍梁西郊凡畧支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輸無反此何注隻騎也又相與騎閭而語何云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騎重者矣騎重偏重也梁氏玉繩督記云穀梁倚輸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騎奇也荀子修身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志作騎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臧氏謂隻當作騎注當作騎隻似為近之公穀多相近公羊之騎即穀梁之倚也皆即奇字奇者一也易繫詞所謂歸奇于扚是也因之凡單數皆謂之奇易繫詞傳陽數奇禮記郊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奇韻與易韻通古易韻轉平聲入支部从奇之字在歌部歌部與支部古韻通轉也○注皆喻盡○秦本紀云襄公怒發兵遮秦兵於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明其盡也下傳云此何以日盡也是其事也

其言及姜戎何〔注〕 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

子主會也〔疏〕

注據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吳子二字盧文弼曰秦人白狄伐晉在成九年及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申標注云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

云按此注當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以言及按後說明顯舊疏但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 姜戎微也〔注〕故絕

言及〔疏〕

注故絕言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角之諸戎捨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同陳也杜殊寥寥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為其微言及也 稱

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注〕据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

注据邢至言及。○見上十八年明彼邢亦

小國。小國無大夫。亦微者也。故不殊狄。

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

注先軫晉大夫。○上二十七年左傳先軫

注先軫，下軍之佐原軫也。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志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通義云：高閔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爲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

或曰：襄

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

左傳：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注：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爲襄公親之也。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

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也，亦以爲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公葬，故知此稱人爲貶襄公也。

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据桓十三年，衛侯背殯用

兵，不稱人。〔疏〕

注据桓至稱人。○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上年十一月，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据以難。

貶。〔疏〕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

秦晉搆兵。始于殺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為晉患。故春秋于殺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讓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曷為貶。〔注〕据俱背殯用兵。君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迫齊宋異。故惡不子也。〔疏〕

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

釋殯言主乎戰也。沈氏欽韓云。當從貶稱人之例。杜云。晉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為貶。而必謂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晉

無所迫。詐戰不日。此何以日。〔注〕据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疏〕

上二十二年傳。

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日。故解之。○注据不至文也。○春秋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已。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也。定八年左傳。桓子乍。謂林楚。注。乍。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盡也。〔注〕惡晉不仁。〔疏〕

注惡晉不仁。○校勘記。出惡者不仁。

云。鄂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愛民重衆。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曰。癸巳。葬晉文公。諸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啓。自

辛巳以迨癸巳十二日耳。則是時已當戒啓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靈。不臣不子。孰此爲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讒例齊日。以著見其惡焉。爾漢書五行志。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樞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忿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而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哨阨。以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虛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疏〕

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癸巳於厥爲五月之廿七日。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舊疏云。叢有作鄒字者。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警樓。按。今本左傳作

警婁。穀梁作警樓。按。叢从取得聲。故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取與婁音近。合警婁二音。則爲取音。鄒从芻得聲。亦與婁字同部也。上十八年左傳。而後師于警婁。注。警婁。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事表云。警。魯。警婁。邾邑。當在今濟寧州界。○注取邑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

杜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

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谿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道於武鄉水自蔣谿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以隱六年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卻缺獲白狄子下云以一命命卻缺為卿是此未為卿也故為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

注月者至于孫○舊疏云正以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為念

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即上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即結好于齊故春秋善之繁露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愼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內寢非路寢左傳即安也杜亦云內寢也又云夫人寢也按此小寢即君之燕寢杜以為夫人寢非

也禮記玉藻君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小寢對路寢為小寢明矣范注穀梁是也左氏以為即安而以成公薨于路寢為道明小寢非路寢則燕寢矣莊三十二年注諸侯正寢一小寢二妻從夫寢則進御必於小



寢矣。喪大記云：世婦卒于適寢。注：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皇氏以君爲女君，謂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謂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夫之正寢。解此爲夫人卒于君之正寢，世婦卒于君之下寢之上者，禮疏引服虔注左傳，與皇氏同。按：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寢，夫人以下，惟逆御始居君之寢。平時則各居于其寢。傳二十年傳：夫人居中宮，左右隤居東西宮。是其正居。公羊家無世婦以下名目，以春秋說禮經，則世婦以下，死當在夫人內寢。所謂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夫人居小寢，亦謂夫人平時各居於其寢耳。

實霜不殺草。李梅實〔疏〕

左氏穀梁實作隕，穀梁傳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日，陰假陽威

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

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疏〕

易林豐之師云：李梅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息，取應與此異。續漢志注引

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實，實霜不殺，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韓非子內儲說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何爲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況於人君乎？按：殺殺宜殺草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彼疏杜以長麻較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誤，遂以

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案新詁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爲周十二月。且亥月實霜宜重。乃不殺草。所以爲異。○注易中至應也。○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綏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顯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志又云。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顯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顯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綏甚。奧氣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又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經義雜記二十七云。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今夏十月。杜注左氏以長麻校經。十二月爲誤。云十一月。今九月。與先儒異。按志又云。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乘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徵見季氏之罰也。按釐二年十月。無不殺草之文。亦當爲此經之誤。宜作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也。穀梁傳之舉重舉輕。卽志之言殺菽知草皆死。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養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董仲舒。韓非子語。取象率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郵曰。魯僖公卽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按僖當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政上封事。卽本此經爲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願

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恆燠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歎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通實。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綏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陰威列索。列索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故數魯君失政。自宣始。論語論祿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讐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蓋遂之專擅。萌於僖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卽肆行弒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口。因之專魯。皆由文公階之厲也。

##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 公羊義疏三十八

文元年  
盡二年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與立是爲文公釋文文公名興僖公之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

文曰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

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爲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命爲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公意莊閔僖繼弒君不書即位桓亦繼弒君書即位爲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即位得正故書之

##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楚滅江六狄比侵中國〔疏〕

左氏穀梁無朔字王

氏經義述聞云。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曰。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徧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倍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慎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

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麻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蠶。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比誤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据奔喪以非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鄭妻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

○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哈。五年經同。

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

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

子虎也。服者，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

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

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含、殯、繹等事，及事不言來。

不及事則言來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陟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喪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爲諸侯所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肖之端，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二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爲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彼亦爲書滕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蓋虎名服，字叔，爲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是也。通義云，籀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夫二人，是下大夫書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言尤其在位子弟。



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以權也卽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爲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其在位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卽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積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爲萬世張義故魯外諸侯爲一國也

###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丁巳月之二十六日

###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疏〕

杜云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正義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圻外之國於時諸侯

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尙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禮左傳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尙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圻內之國元凱解爲諸侯爲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士則償注賜猶命也償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故大宗伯償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之則毛伯當卿矣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爲

傳也。按命珪新君即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即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秋無爲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

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

詩唐風無衣云。不知子之衣安且吉。

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鐘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鷩冕之服也。○注復發至異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明彼爲贈死。此爲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也。○注古者至幽明。○書堯典文。伏生大傳曰。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蓋今文家以幽明屬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攷黜篇。兩引尙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又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攷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與。以遠近詰幽明。而下屬史公多從安國問故。蓋古文尙書讀至黜陟絕也。鷩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部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公羊舊疏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者。卽謂巡行列國。考黜諸侯。由天子命之者也。○注文公至禮也。○北堂書鈔引韓詩傳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蓋小雅采芣篇注。明有德始錫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爵命。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韠也。而采芣。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韠。則未爵命而君其國。皆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元衮及黼。卽覲禮所以賜諸侯氏者。韓奕乃韓侯入覲。其首章

曰王親命之。其卒章曰：因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策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薨，有歸圭之禮，世子新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故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卽位。明爵爲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卽位朝王之事，則歸圭之不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南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士，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各有所主，無容混而一也。左傳僖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幣，蓋亦有玉爲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卽賜其所歸瑞圭耳。

##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爲喪聘書者，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

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

惠棟曰：世本云。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注於僖三十年，公子途如京師下者，彼方欲貶遂如晉，故不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譏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爲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嫌合示譏。故解之。桓元年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聘周。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己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年一譏而已。

### 衛人伐晉

###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疏〕

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為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為之疆。戚田。劇職自戚入于衛。蓋其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

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為今東昌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彭〔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

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經。髡作髡。字从兀。从

凡者非。左氏作頽。漢書古今人表。楚成王。憚師古曰。左傳作頽。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頽。頽頽大也。从頁。君聲。髡。髡髮也。从髡。兀聲。髡或从元。元聲。君聲。軍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大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

繼乃亂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與左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楚至椒聘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鄭嗣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日者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罔何氏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髡弑錄。日知所聞之世。始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爲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怨於楚。而進之同於中國。諸侯日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獨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有失德。即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無道之謬說矣。

###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

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何君膏肓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儀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

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歆。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師者。惑其衆。惡

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

曰彭戲戎號卽彭衙秦文公於其地置泉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卽春秋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用賢者之言云云在僖三十三年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憤兵報復敗殺人民故愍其衆惡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編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乞乞勇夫也既喪師于殺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乞乞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取於秦晉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詞也○注師敵至敵君○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衆人是以不勞正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也重師也然則稱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尊勢逼故不許其得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云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是也

丁丑作僖公主〔疏〕

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

注爲僖至主也。○穀梁傳作爲也，爲僖公主也。注爲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之異，本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注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微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糜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舊疏又云，禰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禰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禰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禘祭，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葢，許慎據春秋左氏說曰，衛孔慳反，禘于西園，禘，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性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葢，又御覽引鄭又云，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哀十六年左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慳之反，禘所出公之主爾。按御覽所引，亦鄭駁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慳之石禘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是也。按說文示部，禘，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士部，室，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解。通典引徐邈說云，左傳稱孔慳反，禘，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又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

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又魏書禮志。清河王懣議曰。延業。虛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焉。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魂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

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

其麤悛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疏〕

注禮平至反虞○釋

名釋喪制云。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禮記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往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畜其牲。又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



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虞於殯宮。方苞儀禮析疑云。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淵作反哭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二廟者。反哭先祖後廟。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徧於七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引作親喪已入殯。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壘壘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爲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輅字。當作輅。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盡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蓋之耳。按彼記注云。尊卑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耐死者。於先死者。耐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厭。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第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虞言也。檀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二日而虞。而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

哭也。士虞禮云：明日耐于祖父，則祭明日耐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倍三十三年傳耐而作主，二者微異。考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柔，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耐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耐所須，左氏據耐而言，故云耐而作主。鄭注檀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筮，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耐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耐，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真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耐後卽無事焉爾。○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卽謂卒哭之祭，比耐後之祭，猶爲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爲吉祭，卒哭比耐爲喪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因亦名之曰奠，釋名釋喪制云：奠，停也，是也。其所奠之處，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耐言皆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散氏繼公以三虞謂卽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爲二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強和之何耶。

練主用栗〔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尙麤。未暇別也。〔疏〕

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葬而小祥注。小祥祭名。祥吉

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孝子除首服。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卽練祭也。以一筭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附於廟。隨其昭穆。從祖。附食。卒哭主暫時附廟。畢更還殯宮室。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附。奉以附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附。附竟。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諡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無二主。故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附廟。若不刻而諡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明日。以其班附也。曰。爾雅。附。禫祖。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附。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殷。雜記。自附至於練。祥。周附在練前。殷附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附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說。若穀梁之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櫛可也。改塗可也。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据此。安有附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爲卒哭而附。似太早。故注檀弓云。期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殷禮注儀禮。故依違其辭云。如祫祭訖。主反於廟。相似。以經無正文。

敬也。然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勛之背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遂謂祭祀于寢。寢不同於廟。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非左氏義也。按凌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練而耐。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耐。復遷於寢。誠與有進無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埋虞至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屬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校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門外之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墻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卽一說埋之於廟北墻下。語較禮記疏所引爲詳。通典禮八引公羊說。藏之。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瑰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堂室之中也。按隸續嚴駁。祈碑有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所載公羊說其嚴氏春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爲上。續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墻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墻下。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之中。西牆壁墻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墻中。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中笱以盛主。類聚引作北墻。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郊藏西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祔蓋卽說文之郊宗石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下矣。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爲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邈義云。按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事。故埋矣。練

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纒重之法。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廟北墻下，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溲賤，不合禮意。按何氏謂兩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卽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孔氏所謂溲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墻者爲近理。周禮司巫職，共匪主，說文：「受物之器，廣雅：匪，匱也。則匪卽所以盛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匪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匪。衛安漢舊儀所云：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也。以石則謂之柩，左傳莊十四年，典司宗柩，昭十八年，徒柩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柩，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柩，因柩爲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爲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主亦宜有匪，亦不必用石。其石室所廟，蓋正廟主，卽吉主，卽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以至以栗。○論語八佾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爲社主也。鄭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也。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爲社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故從古論解爲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爲社矣。又按古論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訓爲廟主，古論家訓爲社主，淺人遂運改主爲社耳。單稱主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立社之義。孔子無緣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

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纁，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于賈逵，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猶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悚動，柏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按：松容柏迫皆疊韻爲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注：柏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棗栗。注：栗取敬栗。穀梁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宰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穆也。○今士虞記無此文。姚氏鼐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證。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諡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書鈔引白虎通云：蓋題之爲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入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敬焉。蓋始死尙質，又桑主皆特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入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諡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禘于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皆刻諡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羸犗二字，與上羸犗皆當劃爲一犗，亦當爲膾。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主質，練主文也。

**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注：藏于至事也。○校勘記云：閩監本同，毛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

有誤。俟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當作堂，下當當作常，明堂上爲事主處，與室爲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培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

**作僖公主何以書。**〔注〕據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

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二月。文公亂聖人制。欲

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

注禮作至月也。○禮

記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是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耐。則作主當於耐。周卒哭而耐。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練祥之節。雖耐從周法。而鬻殷主於耐之名。是以左氏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時不譏。後時乃譏。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能者。爲之沒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爲一。以耐而作主。卽係栗主。爲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耐廟。則遷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服杜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廟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嚳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櫨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鷦鷯以求禮節。則有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則戰栗之象不形。既徒事乎虛文。乃共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僖天子。大夫僭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日者至鬼神。○卽隱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是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注〕据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疏〕

注据晉至救江○卽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

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

諱與大夫盟也〔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

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没公齊高僎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

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疏〕

注諱去至父矣○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

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卽倪黎來蔡叔邾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爲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婁儀父矣卽本何君爲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僎無別見若直言僎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旣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魯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僎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閔二年齊高子來盟爲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蓋凡書來盟泄盟不地者皆就乎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没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僎盟于防不去高僎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



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似未盡然。如書晉處父，卽爲若得晉君，如郝婁儀父，則宜不沒公矣。今仍沒公，蓋若魯使微者與處父盟，爾于防不去氏，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深，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仇也，爲公諱也是也。而又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注〕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卽盟，會禮不成。〔疏〕

校勘記出垂斂。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閩毛本，斂作斂。釋文垂斂。左氏作垂隴。按斂字唐韻在儉部，隴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隴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爲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斂下土，寧丁我躬，則讀臨爲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誣爲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仰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則讀沈爲蟲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霓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滿湛，驂日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則讀湛爲蟲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吳中。太元經進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爲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執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則音陰並讀爲雍矣。太元經滅測善滅不滅，常自冲也，心滅形身，困諸中也，滅其儀，欲自禁也，滅於艾，無以在衆也，則讀禁爲龔矣。元瑩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爲春矣。劉向九歎：吸精

粹而吐氣濁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則讀讒為崇矣。魏文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與人困窮。後漢避瘍帝諱。改隆慮為臨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讀臨為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禮吟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洛誥。毋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隴。公羊穀梁作垂歛。左傳。懿公奪閭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禮禮記。左傳。望壚。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秋以為岑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不得以為正音耳。杜云。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大事表。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隴城。濟濱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是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歛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垂歛之盟。謀誅商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嘗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時。小信月。故嘗月為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會盟兩舉也。此會禮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

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為災。○注以不言旱。○僖二十一年夏大旱之屬是也。

大旱以災書。此亦

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

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異也。是也。

○注云言至有災。○經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

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

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效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爲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旱十九，大旱二，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

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爲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自是冀其雨，以至于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顯政，按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篤，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之十四日。釋文作躋僖公，云本又作躋，同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禘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疏〕

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故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禘者，對時祭之禘爲大也。時禘不及暨廟，故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所謂禘禘禘禘禘禘者也。經不言禘，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戎稱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大事。此經是也。按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正以此禘比時禘。爲大。警祭比時祭爲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禘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禘也。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疏云。大宗伯及王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此年八月。文公未應除喪。尙未合行宗廟之祭。傳不言譏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焉。其喪祭之譏。在從可知之數矣。○注又從至大禘。○舊疏云。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禘。數則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十七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九年禘。三十二年禘。文二年禘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禘。故知此年爲禘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或有同年時。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舊疏前一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合。且何氏第云。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是年並舉。何所憑。而知十一年禘也。唐韋縉禘禘年數議。以爲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遞相承矣。今廟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類禘。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遠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況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若非通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閏則書禘。於文則書禘。經無讓禘禘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此說非也。卽如從僖十八年禘數之。十年禘。十二年禘。十四年禘。十六年禘。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二年禘。二十四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禘。三十二年禘。至文二年當禘。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也。按閏二年注云。禘禘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縉之議是準何氏之說。最爲精當。縉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文。旣無乖繆。

五年再殷之制。疏數有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後三年禘五年禘。一禘一禘。從今君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注公羊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蓋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禘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制。從今君數。卽位三年禘。後六年禘。八年禘焉。

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筓。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

其鄉明。穆取其北面當敬。〔疏〕

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受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

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職曰。遠廟爲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下入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太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

天子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禋。壇禋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爲壇。去壇爲禋。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聘禮曰：不曠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禋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爲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主當藏於其廟與。○注禮取至炊沐。○禮記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煮汁執。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自後西榮。注：降。因徹西北扉。卽所爨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爲廟神之也。此廟室亦作寢室也。笱者。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笱。注云：屋笱。玉簫竹部。笱。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爲之。亦有用水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扉。彼疏引舊云：扉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扉。謂西北隅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形儀禮小疏：西北扉。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蓋取其所在言之。謂之扉。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笱也。○注太祖周公之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子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問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伯禽爲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爲特廟。惟禘祫之時。宜在周公廟。爲其爲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廟。又與各國殊。○注陳者至尙敬。○漢書韋元成傳。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禮記王制疏引鄭氏禘祫志云：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以上。按當爲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列。每廟有隔牆。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曲揖也。其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

列南向。孫毓誤以合祭之昭穆爲廟制之昭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也。其制見於螽崇義之三禮圖，其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時祭時助祭者，皆東向西向，合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

太祖〔注〕自外來曰升〔疏〕

穀梁傳亦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昭南穆北。

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別爲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爲自外來升也。

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

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

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疏〕

注：殷盛也。○易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禘年，月說

云：於周天子，則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卽司尊彝之追享，禘卽其朝享，而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也。蓋禘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而禘禘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卽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禘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禘也。閒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道五歲再闋，以爲疏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

法。周人禘饗而郊稷。鄭司農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寧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虬鳥之祥。周受履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饗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是以配饗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爲時祭。更不見大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禘。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禘。以稷配饗。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禘。而無大禘。然兩漢今古文家。皆以禘祫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禘。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闋。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殷祭。言嘗禘嘗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又云。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按嘗疑祫之誤。嘗爲四時祭也。○注禘所至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譌。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僞孔傳。古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謂告其神以詞焉。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謂明堂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外此乘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引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或謂同時直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



及功臣者。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禘。於冬。萬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爲祫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奉禮。絜粢豐盛。禴祫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禘。小禘。鄭氏謂禘小禘。大禘。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王肅。張融。孔晁。與何同。其餘皆與何異。後世專主鄭氏之說。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小大既殊。則禘祫功臣。不得不異制矣。長發之詩。王肅謂禘祭宗廟。據此。則實維阿衡。卽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矣。春秋說其股禮與。○注祫猶至遺失。○詩商頌元鳥序箋云。祫合也。蓋合祭羣廟。故取義於合。後漢書張純傳云。禘之爲言。諦審諦昭穆尊卑之差也。周制。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故須審諦無遺失也。其尸。后稷廟穆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武以下。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祫祭之尸。則毀廟之主。陳於太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而各立尸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禮禩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祫也。饋食。禘也。是也。○注天子至不嘗。○禮記王制云。天子植祫。祫。祫嘗祫烝。注。植。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又云。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王制又云。諸侯祫。植。禘一植。一祫。嘗。祫。烝。祫。注。下天子也。祫歲不禘。並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曰祠。夏曰祫。則據周制言與。禘於夏。祫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爲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於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云。卽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逸禮又云。皆升合食於其祖。劉歆。賈逵。

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祫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爲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爲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以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于，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然春秋之義，大夫不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祫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爲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說耳。

**躋者何。**

**升也。**〔疏〕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干：君子攸躋，商頌長發：聖敬日躋。傳並云：躋，升也。說文足部：躋，登也。登卽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既祫注：鄭司農云：躋，升氣也。躋

與躋同。見廣韻。

**何言乎升僖公。**〔注〕据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注据禘至所升。○卽僖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

**譏何譏。**

**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

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

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疏〕

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

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又王制曰：宗廟有弗順者爲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注升謂西上。○此謂禘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禘謂祭於始祖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爲昭，子爲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上，爲逆祀者，定八年傳：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爲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禘後祖，恐是升僖爲昭。

則必降闕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闕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爲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真，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也。中有伯御，弒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闕至譏之。○穀梁注舊說，僖公闕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闕公之上耳。正以闕僖同穆位，闕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於闕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闕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闕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弟死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傳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闕，非直以臣越君，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子祖，祀闕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闕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闕。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卽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

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之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爲君。自爲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卽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謫時君之意。苟日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按何氏此注。與上注似不合。旣以閔猶文之祖。則不得閔僖同北面西上矣。蓋殷人兄弟爲君。同昭穆。周人兄弟爲君。異昭穆。周道尊尊。以國體爲重。生爲君臣。死卽爲父子。故昭穆各異。殷道親親。天子諸侯。俱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親誼不殊。故死則仍爲兄弟。昭穆宜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定春秋繼統之經。而以兄弟同昭穆說合祀。蓋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以親親兼尊尊與。○注自先至施也。○此何氏申言昭穆之制。與稱謂之殊。所以不同也。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旣爲兄弟。則昭穆仍同昭穆。自國體言之。則閔爲君父。僖爲臣子也。公羊禮說云。兄終弟及之昭穆。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死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引范甯。何休注。又引杜預曰。僖公閔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閔上。故譏之。孔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廟。卽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爲昭。閔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謂僖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於閔上。不順爲小惡。康成何爲駁叔重耶。問者曰。章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章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儀禮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此觀之。則以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注

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之乎祖禰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爲父子。非祖孫而爲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各爲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況生前爲父子。死後爲祖孫。生前爲兄弟。死後爲父子。不知當禘禘時。昭穆合食一堂。何以爲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殤帝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當各爲兄弟。願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斷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儼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禰而後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毛本三誤。二舊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於太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閔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爲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爲僖。以祖爲莊公。直以僖在莊上。魯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暹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愨公上。逆祀也。釐雖愨之庶兄。嘗爲愨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愨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爾。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爲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疏〕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据左傳。爲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疏〕  
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爲禮也。檀弓疏引膏肓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爲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

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宜之禮乎。何譏爾。譏喪娶也。〔疏〕  
釋文作喪娶。云本或作娶。娶在二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

〔注〕据逆在四年。〔疏〕  
注据逆在四年。〇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三年之內不圖婚。〔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

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疏〕  
注僖公至云爾。〇禮

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昏禮同。春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日。今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注〕据吉禘于莊

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疏〕  
注据吉至三年。〇閔二年傳。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通

義云。雖不言吉。裕意。○注大事至復讖。二年之恩。疾矣。〔注〕疾、痛。〔疏〕禮記三年間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又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非虛加之也。〔注〕非虛加責之。〔疏〕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

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為皆有之。〔注〕以人心為皆有疾病。不忍娶。

〔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恩痛之至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非為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為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

有除。將使不肖者。皆易跂及焉。如是而情有不逮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

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恹矣。何注曰。恹。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為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為衆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

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讖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讖。而此年大事。子大廟不讖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

明。故吉禘一讖。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讖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讖。

〔注〕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疏〕注据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縵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爲大吉。〔疏〕

注合二至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

而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巳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萬世之嗣也。

非常吉也。

〔注〕與大事異。〔疏〕

注與大事異。通義云。譏必於其重者。圖婚惡重於祿。故大事不復譏。從常辭而已。

其爲吉者主於己。〔注〕主於己身。

不如祭祀尙有念先人之心。〔疏〕

注主於至之心。繁露玉杯云。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

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其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又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

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於納幣成婚哉。〔疏〕

注變者至泣也。○小

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也。謂動易其平素爲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穀梁昭十五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變。讀爲辨。言誠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

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按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公羊義疏三十九

文三年  
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

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

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寧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

据原仲也。〔疏〕注据原仲也。○

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据以難。

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

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

從正。〔疏〕

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王子虎卒，叔服也。○注：新為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備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彼爲魯主。故爲恩隆王者。此爲會葬。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曰。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孰尊孰卑。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爲譏世卿。故不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爲下大夫。書字常辭。不稱王。爲不以親疎錄也。

秦人伐晉〔疏〕

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伐晉爲秦伯。此書人。知爲貶爵。

秋。楚人圍江。

雨蝨于宋〔疏〕

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蝨。作蠛。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蝨者何。死而墜也〔注〕

以先言雨也。墜。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蝨者。本飛從地上而下。

至地。似雨尤醮〔疏〕

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蝨。則知死而墜者也。蓋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蝨。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先實後石。

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墜地也。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蝨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墜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焉而隊。注。隊。墜也。亦作隊。淮南說林訓。有射而墜。注。墜。墜也。爾雅釋詁。墜。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

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醜。○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貫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醜，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真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實，螽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螽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

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

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

穀梁傳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

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按云云，卽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與考異郵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申何曰：穀梁不傳三統之例，譬猶瞽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僖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僖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今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螽猶衆也。○事文類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言蟲，赤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寡也。說文蝻部：蝻，或从虫，衆聲，作蝻，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蝻。故何氏如此解。○注衆死至之象。○校勘記云：何焯云：穀梁疏引無衆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焯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孳云：蝗起乎食，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

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虛此誤又云鄂本由改猶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兩蠡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蠡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蠡為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兩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兩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蠡之多故為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而來告故書與劉子駿卒遇賊陰而死之說為合按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七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一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按盟不地亦為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

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傳云伐楚為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為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河〔注〕据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

者皆違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

注据兩至救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

○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傳云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即以救江亦

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爲諉也。**〔注〕諉詐。〔疏〕注諉詐。○公羊問答曰。注諉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諉詐也。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諉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諉詐辭也。衛風

淇奧篇傳。訓諉忘者。蓋憊之段借也。廣雅釋詁。諉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懷詐諉之辭。注。諉詐言也。藝文志云。尙詐諉而棄其信。其爲諉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

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

注救人至云爾。○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辟掉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侃注。批擊

也。侃。椎擊其要也。蓋不直言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意在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挾詐諉而懷讒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尊稱將。將卑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勳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尙。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已。苟存非不亡已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按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是卽無信不立義焉。

## 四年春。公至自晉。

#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据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据不至稱女○舊疏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

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故為

略〔疏〕

注稱婦至為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為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即稱婦是逆與至共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為略辭

高子曰娶乎大

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為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

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共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為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言

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疏〕

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伯溫故錄

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述其語也○注賤非至略之○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為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注不書至使也○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梁以為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實○



注不言至國也。○通義云。不言如齊者。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注不稱至也。○明不言逆女子齊義也。欲起逆至同文爲略故也。○注不稱至廟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通義云。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注不言至言氏。○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欲與至共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氏。以張君子不奪人親義也。

### 狄侵齊。

### 秋。楚人滅江。

### 晉侯伐秦。

### 衛侯使甯俞來聘。〔疏〕

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卽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按於麻爲二日。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

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疏〕

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玲。周禮太宰職。太喪饗飯。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

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斃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與三王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斃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瓊師古注。碧。縹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瑋。周書王會解。玉元縹。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喪禮云。貝三。實子筭。稻米一豆。實子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蓋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据土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粢。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粢。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夏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耳。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

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含且贈何〔注〕据宰啗歸兩贈不言且也。連贈何之者。嫌据贈

言歸〔疏〕

注据宰至且也。○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啗來歸惠公仲子之贈。是兩贈不言且也。○注連贈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即嫌責此贈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贈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責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

連含贈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譏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

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

〔疏〕

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譌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贈。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贈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贈。今榮叔以正使兼之。

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送。贈。臨。同日而舉。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唯遣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責王也。春秋之世。吉凶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魯多不行。魯之有喪。寧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且贈。便責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贈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穉者。又云上介贈。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据禮以譏非禮。非專爲榮叔實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贈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送次之。贈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送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

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貴賤各殊也。按。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子職。成二年左傳云。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宰職。無共諸侯含玉之文。卽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以爲臣子職也。何注所謂臣子職者。自謂本國臣子職當含耳。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贈妾媵。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贈。其使不過宰士。況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儼然匹嫡。而天子再遣其上大夫來。又贈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甚矣。故贈仲子言天王。贈成風則不言天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以生子爲榮。正卽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不宜贈。豈得以貴賤之分。卽有稱王與稱天王之殊與。○注不從至含也。○舊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遙始行之。故知晚。然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正以本不當含。寧得責其晚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東南隅。有葦席。既葬。蒲席。言近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不可也。按。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轂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是鄭意亦以譏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爾。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魯千里。卽不三月而含。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籛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據。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贈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

觀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舍。無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舍太晚。既賈太早。故讓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卽告天子。能卽遣人致舍。祇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舍。豈非夢夢。○注主嘗者從舍也。○舊疏云。春秋主嘗此事者。正欲譏其舍。而并責言且賈者。因譏之。

###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嘗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顛臾之姓。〔疏〕

左傳閔二年。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

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總。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者。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今以爲君得著總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總。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旣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據。左氏說也。正義又引五經異義。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命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

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總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總。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惟不禫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總。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爲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總之異者。其說爲允。蓋庶子止爲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啟。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麻三月。此江彪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總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疏〕

穀梁經作毛伯。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義雜記。

云。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

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至禮也。○何意以歸含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子土有棺中之賜。記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昭姜母，當文見譏，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咺來歸贈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襚事閱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咺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且以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緣波及周天子。天子錫所不當錫，含贈所不當含，贈遲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爾與文之無天，何涉。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爲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駁，未爲盡允。

## 夏公孫敖如晉

## 秦人入郟〔疏〕

通義云：不月者，自穀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郟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郟徙此，後復還郟。師古曰：春秋傳作郟，大事表云：郟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都城都。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郟，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郡都縣，爲附庸。卽今地也。縣入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郟，謂之郟郟，傳所謂遷郟于郟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

丹水故城爲舊鄴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

杜云六國今廬江六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泚水篇潁水又西北逕六安故城西縣故咎繇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皋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

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

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誤當作業說文業叢生艸也象業嶽相並出也凡業之屬皆从業讀若泥業大版也从業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蓋許男本

名業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也包氏慎言云十月齊甲申月之十九日



# 公羊義疏四十

文六年  
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

范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謹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謹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謹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

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

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疏〕

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誓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

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駭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者。譏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疏〕

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作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

子道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

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

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舊疏云。彼則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禍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故也。

射姑

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

泄下曰漏。〔疏〕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闕。下闕則上暨。且問且暨。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觀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

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

穀梁傳。射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僖三

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爲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爲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卿，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

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

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

陽處父於朝而走。〔注〕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疏〕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又曰：夜姑

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敘陽處父阻狐夜姑事，言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殺，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舊疏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謂葬訖乃相殺，不得道去葬。是以穀梁傳：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舊疏迂回。○注易

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舊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  
慎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

包氏慎言云子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法當在七年之四月時歷官於此年歲終置閏  
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

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  
爲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歆視餘分  
閏位爲正統宜其  
爲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

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  
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 〔疏〕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  
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

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禮記玉藻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  
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知

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卽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慎。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慎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卽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蓋以朝廟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市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宰。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雉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

朔日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蓋以季秋行而期以仲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必於諸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廡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廡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廡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廡。卽春秋之廡也。魯既有廡。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且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朝朝廟。存神受政也。禮記疏引吳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以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宮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宮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閒祀。有追高朝宮。追高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高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則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之禮。冬溫而夏凜。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奠。繼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神之莫敢渫也。

曷爲不告朔〔注〕据具月也〔疏〕

注据具月也○校勘記云鄂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

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卽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頒朔不及也。頒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

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

注朝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愈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

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識之。蓋既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氏說。於棄時政也。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別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

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闔。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闔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胸〔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於麻當爲二月之十日。麻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胸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叢也。〔疏〕

注据取叢也。○舊疏云。考諸舊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卽僖三十

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

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

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疏〕

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扈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

邾婁與取須胸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卽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邾。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句讀。下注乃申



明所以深諱故也。扈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眅督大夫使與公盟也。是也。并爲取邑故。蓋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謹案內再取須胸。尤失正。當譏。故特爲諱。辭。按上取須胸在僖二十二年。此閱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爲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爲說。

遂城部〔注〕主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疏〕

杜云。郚邑。卞縣南有郚城。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水經注泗水篇。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

間。而運郚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部是也。一統志。郚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師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郚之師。故爲甚其生事困衆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月甲戌取須胸爲內辭。猶成降齊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

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王臣。穀梁作王臣。釋文。本或作王

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王。史記宋世家作王臣。古王。王形近易混。○注不書至夫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書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良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

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二世內娶也。

〔注〕故使無大夫。〔疏〕

僖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他義。

故明之。其有他義者。卽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衆殺之之類。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爲內取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爲左師。豈大司馬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固卽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考宋世家。諫泓者卽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爲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羣公子者。欲徧置其妃黨。弗勝。而反爲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

包氏慎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於厯爲閏四月二日。左傳僖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卽此。大事表云。闕駟曰。令狐卽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

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昧以師奔秦。〔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昧。誤。昧。下同。段玉裁云。从未。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古蔑。昧音義同。隱元年。盟于昧。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

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据秦師敗績。〔疏〕

注据秦師敗績。卽上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

敵也。

〔注〕俱無勝負。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注〕据奔無出文。知先昧也。〔疏〕

注据無出文。僖二十八年。衛。

元暉出奔晉之屬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昧也。下正以若書出，即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昧也。

貶曷爲貶〔注〕据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

〔疏〕

注据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稱人是也。

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

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

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疏〕

穀梁傳曰：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秦，無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

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慎言云：以師外是棄衆以出，在外未反也。貶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於匹夫，與挾衆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緣囊公卒。太子夷獯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昧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昧返而趙盾更謀，夷獯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昧將下軍，自以本被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誅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昧昧於大義，私其身謀，以師外故舍盾而貶昧。晉子射于嬰相之圃，賁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宜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抵牾。○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申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

何以

不言出〔注〕据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

注据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是也。

遂在外也。

〔注〕起其生事成於意外。從意外去。〔疏〕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萬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

春秋時秦地

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

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

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

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卽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据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

注据新至盾名。卽

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

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眅。晉大夫。

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眅。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

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疏〕

校勘記云。眅。諸本同。唐石經眅字缺。段玉裁云。成二年作

郤克歟魯衛之使字从目从矢釋文映音舜本又作映丑乙反本又作映音同今釋文映亦誤映映誤映○注以目通指曰映○公羊問答云問此目通指曰映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是也盧校釋文云映音舜本又作映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映本又作映音同字書云映曠也以忍反此卽校勘記載段氏所據之本讀警叢錄成二年傳郤克映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釋文映音舜又作映丑乙大結二反按玉篇映同瞬五經文字映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映字映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映當是曠字之譌說文曠舉目使人也从支目火劣反曠作曠與映字相近而譌按洪說是也亦謂之胸史記項羽本紀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部誼字音義亦通故曠讀若曠也又按玉篇映目動也以目通指也與曠同莊子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曠注目動曰曠說文曠開闔目數搖也亦與曠通說文曠目動也西京雜記陸賈曰目曠得酒亦與瞬通集韻瞬目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又與胸通說文胸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注胸動目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皆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是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譏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何譏爾逆祀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臾是貪利取邑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盟主乃自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

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

注謂之至同惡○僖十四年諸侯城

緣陵傳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晉之是也二王後為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注一罪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為再狄也故謂為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為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

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日不與信辭范云衛雍鄆地蓋以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衛雍上云晉欒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

釋文于暴本又

作曩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維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維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維之戎二傳文經無伊字省文也伊維戎即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維之戎也杜彼注云諸維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維戎凡近伊維間者皆是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鄆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

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

不言同異包氏慎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之九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

不至還爾即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

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爲使是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

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時敖有所私女子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敖直未行耳。經書復為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即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知也。未知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知也。亦本

此為說。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疏〕至壅塞。〔注〕正其

○壅，釋文本作雍，今亦作壅。僖二十八年，衝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知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魯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警所至，以表不去之罪。又曰，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注復者，事畢之辭。未知，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是即正其義意也。包氏慎言云，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難辭，彼遂以有疾，故言乃著重難。此不言乃，明無難也。敖罪重于遂，故何氏彼注云，敖當誅，遂當絕。誅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誅者罪累家也，絕則絕其身而已。此但就違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誅之輕者，止于責讓絕之重者，極於宗祀滅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其重要當以所記為斷耳。何以不言出。〔注〕據慶父言出奔。

〔疏〕注據慶至出奔。○即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其事也。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敖罪明。

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疏〕注諱使至者也。○校勘記出外來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木來作奔，當據正。通義云，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猶愈自內，傳烏得云不可使往。明尚未出境，

不令途往，敖由此出奔，當絕其大夫。下有齊人脅我歸喪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無罪。○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敖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順諱義，使若無罪者然也。若書日見



有罪則不可  
使往之耽起。

螺〔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

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齊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疑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維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子垂斂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泄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

注天

子至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歷敘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

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爲司空者，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爲大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者，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臧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如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戴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曷

爲皆官舉〔注〕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

注據宋至官舉  
○見成十五年

宋二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

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

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申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

名貴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戚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宜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矣。人。

